

乘着广播的翅膀

从1988年3月27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每天分两个时段向全国听众播送长达126集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播出126集,就意味着播送了126天,直到8月2日结束,历时四个月有余。这样,在广播是1980年代的重要传媒,以及传统的小说连播是中国民众文化消费的重要通道的情况下,《平凡的世界》的传播效应可想而知。

任何事物的成功,均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到“长篇连播”中《平凡的世界》,责任编辑叶咏梅对小说精当的分集处理与适当的删节,对小说的播出成功起到重要作用。演播者李野墨,在二度创作、演播的时候,形成了贴近听众、侃侃而谈、绘声绘色、口语自然等一些明显的特点,以粗犷、憨厚、豪放、诚挚的声音魅力吸引了广大听众。这样,《平凡的世界》像沙漠中的一泓清泉,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的心绪。

《平凡的世界》自开播到结束,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数千听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信者中有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军人、离休干部、待业青年等,他们共同表达这样的心情:听了《平凡的世界》,它教我们走路,教我们生活,教我们如何去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在这个天地里,我们领教了作家手中笔的厉害,体会到了作家撼人的魅力……

收听故事的人五花八门,但均十分感人。一位学员来信告诉电台编辑,他们系有3个队270人住在一幢四层楼房里,约有100台收音机、录放机,在中午12点半都同时收听《平凡的世界》。新疆乌兰基地的军人柴俊峰在收听《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如痴如醉,每天都用盒式带录下来,126天,一天不落。他平日里只要一有空,就反反复复地听,许多精彩片段他都背诵下来,并由此开始学习写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播放《平凡的世界》而收到的听众来信,创1988年“长篇连播”节目听众来信量之最。

《平凡的世界》在电台播出的另外一个结果是,直接带动纸质图书的销量。《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时只印了3000册,基本无人问津。可一经电台连续播出,就叩动了千百万听

重新开启路遥的平凡世界(1) ◆ 厚夫

众的心,竟使作品供不应求。出版社只好不断加印,以满足读者需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副总编辑顾志成曾回忆过当时的情景:“我作为几十年来书报刊都编过的老编辑,每当看着读者排队购买浸透自己心血的报刊或书籍时,心里就像溢满了蜜一样甜,倍觉编辑这行,是世上最神圣的职业。可是,这几年情况大变,读者越来越少,就连后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的《平凡的世界》,当初也很少有人问津,通过多方努力,新华书店征订数刚够三千册。读者这么少,哪会有社会效益?经济上要亏本数万元!怎么办?我为它失眠了……”

“不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选择录用了这部100万字的《平凡的世界》。电台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它,用听觉艺术——‘小说连播’的形式将它送给千千万万个听众。”

“原来是书少读者见不到,不买。而听了广播后,那些热情的听众涌向书店、出版社,来信更像雪片似的飞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是,广播的威力推动着印刷厂的轮转机,出版社一印再印,总也满足不了读者,直至它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已印了几十万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也可想而知了……”

1991年,路遥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阐释当时的创作思想:“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测算,《平凡的世界》当年的直接受众达3亿之多。《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在中国的天空中飞翔起来了……

不得不为稻梁谋

路遥的工资不高,稿费也少得可怜。《惊心动魄的一幕》五百元,《人生》一千三百元,而长达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也不过三

万元(每千字三十元)。即使1989年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著作权报酬,也只有区区六百八十元。而路遥抽烟凶,又喜欢喝咖啡,这两样的开支不在小数。当然,他还必须承担抚养女儿的家庭责任,也必须承担资助清润与延川两处老人的基本义务,因此,他每月基本都是囊中羞涩。当《平凡的世界》交稿后,路遥想赚钱的思维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路遥不止一次地说起这句当时的流行语。一段时期,关于如何赚钱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路遥像构思小说一样又有一串又一串的想法。

路遥的第一个举动是想卖牛仔裤。1988年秋,路遥打电话给正在西安大学作家班学习的作家海波,让他去商量要事。海波去后才知路遥是想一块合作做生意。路遥说自己有一个飞行员朋友,能从广东、福建那边往西安捎牛仔裤,要海波出面在西安登记一家店铺,与他合伙做生意,并说:“进货的本钱和运输全不要你管,你只管去卖;有风险我们承担,有利润咱们均分。”当时一心想当作家的海波断然不接受,反而认为路遥小看自己,反问路遥:“你把我看成做生意的人了吗?”路遥无奈地看着海波,好半天不说话,只是深深地叹气。这样,路遥想让海波出面卖牛仔裤的计划就黄了。

路遥还设想开家大餐馆,想搞个运输队,想在陕北办个牧场,等等,但仅仅是“务虚笔谈”,以至于作家朋友李天芳调侃他:“也不记得是中国还是外国,反正某位大人物说过,你若想干成什么来,假如在七十二小时之内不见行动的话,那注定不会成功。”路遥嘿嘿一笑,叹口气说:“看来,咱们还得吃写作这碗饭!”

生意没有做成,但是写“有偿报告文学”的事情路遥却参加过。他也是坐俗中的人,也要穿衣、吃饭,也要养家糊口啊,因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1988年12月,路遥应《中外纪实文学》主编徐岳邀请,与莫伸去汉中撰写报告文学多日。徐岳是路遥老朋友,主办的《中外纪实文

学》面临生存危机。徐岳想借路遥的大名为刊物打开一条生路,路遥慨然应诺。这样,他和徐岳、莫伸三人有了一次汉中之行。他们到汉中后,始住汉中制药厂专家楼,并与制药厂领导搞了座谈会。住到第五天,路遥一行去汉中的消息传出,汉中文友与地区领导拜访,这样他们再搬到地区招待所住。汉中文坛领袖王蓬还专门在剧院组织了一场针对文学青年和爱好者的文学讲座,路遥讲了一个多小时。

在汉中期间,他们还参观了武侯墓,路遥特意用身体贴着墓碑拍了一张照片。汉中回来后,路遥专门躲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大酒店,很认真地完成了“作业”《汉中盆地行》。这篇文章不算媚态文章,而是一篇文笔与思考俱佳的随笔,看不出应景作文的痕迹。

路遥的这次写作,最终赚了多少钱呢?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即路遥1992年病逝后,路遥妻子林达要给徐岳还欠编辑部的1000元钱,而徐岳说他“早还了”。

还有一次是想写文章挣钱但又后悔的事情。1990年初,路遥对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短片部工作的海波说:“实在穷得没办法了,能不能找个挣钱的事做,写报告文学也行。”当时,海波正筹划一部电视剧,出资方是汉中市西乡县人民政府。这个县副县长与海波关系很好,海波就把此事告诉这位副县长。副县长说西乡县有位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第一名的高中生,如果路遥能写这个学生,对县里教育事业肯定有促进作用。路遥答应了,但要求海波与他同去。海波那时很忙,专门抽出时间买好火车票准备出发时,路遥却后悔了,说他不愿意去,“觉得别扭”。海波只好连带逼把路遥领到西乡县。西乡县对大作家的到来自然十分重视,县长天天陪着吃饭,副县长几乎全程陪同采访。采访很顺利,谁知路遥回去后又后悔了,坚决表示不写,要海波撰写。可人家是冲着路遥的名气来的,海波只好向副县长道出实情,这件事才算不了了之。作为好友的海波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路遥非常需要钱。

共和国记忆

李菁



25.情况发生了变化

下午开会的时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作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为10月15日。

“彭老总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情况不是他原来预想的,所以他赶紧往西安打电话,让我过去跟他会合。”杨凤安回忆。

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杨凤安赶紧赶到北京,但是并没有与彭德怀接上头——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已经飞到沈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交给杨凤安一个金属四方盒子,里边放着一枚公章,杨凤安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刻着几个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这才意识到,彭老总又要挂帅出征了”,而他本人,也要踏上朝鲜前线。

拿上“帅印”,杨凤安又马不停蹄地飞到沈阳,可还是没见到彭德怀。原来,10月11日晚上,彭德怀突然接到毛泽东要求他回北京的电报,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没有准备好,不为中国人朝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于是,彭德怀和高岗又赶回了北京。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就出兵问题展开讨论,最终仍决定出兵援朝。

“等彭老总再从北京回沈阳时我才见到他。”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杨凤安也见到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年轻人,他就是毛岸英。“我那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觉得这个年轻人和蔼、稳重,也很有风度,挺平易近人的。”1950年10月7日晚上,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在这次家宴上,毛泽东把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的长子毛岸英交给彭德怀,毛岸英于是成为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战士。

时隔六十多年再回忆,杨凤安最大的感受就是,“到了朝鲜那边一看,情况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迎面而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与金日成失去联系。“我们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到

了水丰发电站。到了那儿以后还是联系不上金日成。一直到了20日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才联系上。”杨凤安说,此时他们得知金日成已经转移到平安北道的北镇附近。因为白天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所以一直等到黄昏,一行人才又开始动身。

于是,朴宪永的车在前面带路,中方的一小一大两辆车紧随其后,沿着鸭绿江往东驶去,细雨此时已变成了小雪,天气也越来越冷。

沿路上,那些惊慌逃难的朝鲜老百姓给杨凤安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的头顶着东西,有的背着孩子赶着牛车,我们往里面走,他们向咱们鸭绿江这边跑,路都被挤满了,所以车走得很慢”。突然路旁的朝鲜老百姓高喊一声,提醒敌机来了,几秒钟后,果然听到敌机隆隆,接着炸弹爆炸声、敌机上的机枪扫射声连成一片。路上也有不少撤退的朝鲜人民军战士,看着挺惨的。刘祥回忆说,当时他才19岁,正值年轻气盛。

前面带路的朴宪永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华沙轿车。“朝鲜司机对路比较熟悉,把车开得很快;我们对地形不太熟,另外也考虑到彭总的安危,所以开得稍慢一些。所以前面的小轿车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一段。彭老总急着和金日成会面,我们就和朴宪永商量一下,后来彭老总上了他的车。”

10月21日早上6点多,两辆小车来到东仓和北镇之间的小村庄大洞附近。进入山区小道,道路非常崎岖,不远处有木栏杆拦住通道,金日成已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彭德怀下了车,急步走上前,金日成也快步迎上,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放下。之后在简陋的临时办公室里,彭德怀与金日成迅速切入主题。彭德怀问:“人民军现在的兵力还有多少?”金日成坦率地说:“这我对别人不说,但不瞒您彭总司令,我现在仅仅有三个多师在手上。”

“入朝之前,我们考虑到可能朝鲜人民军还有部队,我们去了熟悉情况,改换部署之后好指挥部队。可是我们进去以后发现,这道防线已经根本没有了。”杨凤安回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之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被切断在“三八线”以南,后边就没有联系部队组织一条防线。

十五、克拉克娜解围

刘唐似乎看出师傅的疑惑,低声说,在我眼里,太平等都是生意人,生意人就用生意人的方法对付。李茗沁看着他,在琢磨这句话,也就是说,你刘唐只为了做生意,为了赚钱?他有些后悔,当初不应该推荐刘唐常去巴塞罗那那家古董店,刘唐没有在那儿打探到什么消息,却与经常光顾的太平搭上了关系。

李茗沁见太平盯着自己,就说,世界各国,发展总有先后,先进落后只是暂时现象,国与国,人与人相处的最好办法,是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歧视,相互敌视。中国唐朝给日本输出了很多文化,为贵国培养了很多人才,帮助贵国走上了文明发展道路。

大鼻子打断了他,得得,不要老说过去,你们过去的瓷器是好过一阵,但欧洲人很快超过了你们,我们的皇家塞夫勒瓷器一生产出来,就受到欢迎,几百年来畅销不衰。

迪西奥笑道,算了吧,你们的塞夫勒瓷器没有说话的份儿,我们的美第奇瓷器才是欧洲第一,我们先生生产出来,迈森、塞夫勒跟在后面。

光头说,你们别争了,听李先生讲。李茗沁说,那时,中国人并没有看不起日本,还留下了不少友好交往的故事,如今小弟弟超过了老大哥,这是好事,文明轮流发展嘛!先进国家就应该帮帮别的国家。就像诸位认为我还有些教养,但我不会看不起比我差的人,如果我因为自己文明、富裕,而瞧不起穷人,那么说到底,也不算一个真正文明人。

刘唐低声道,师傅说得好。迪西奥说,李先生有些话说得好,但有些也没有说到点子上,为什么贵国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礼仪?

克拉克娜正好走过来,笑道,这话不对,中国三千年前就很懂礼仪,有很多文献传下来,而那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都是野蛮人。伯伦忙说,克拉克娜言过其实,希腊、罗马文明呢?!大鼻子说,是啊,欧洲文明具有世界性影响。克拉克娜说,我讲具体的,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懂得佩玉,佩戴玉器就是礼仪,而那时意大利人还处在蛮荒时期,刚懂得从河流里捞起几块石头挂在脖子上。迪西奥红着脸,有些不悦地看着克拉克娜。克拉克娜

忙说,在欧洲,希腊、意大利文明最早,其他国家,比如我们荷兰更差劲了,你们往脖子上挂石头时,我们屁股上还长毛呢。众人都笑。

克拉克娜抬起头道,各位,聊天结束,公证人已到,我们可以开始了。她手一挥,众人站起跟随着进入里面大厅。克拉克娜站在一个台阶上,两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她说,今天这一场比试眼力注重公开性、公平性,我不偏向任何一方,比试仅仅是游戏,与政治无关。古玩界最看重什么?就是眼力,今天就来一场鉴赏力比赛。我们家族传下来这批文物,承蒙大家赏识,多人意欲购买,我最终作了限定,期望各位原谅,这也是先祖定下的规矩,希望尽可能物归其主。

大厅右侧一扇赭色对开式大门缓缓打开。里面是一间小收藏室。出来一个老人,头发稀疏,眼睛深陷,西装笔挺,一脸肃然。克拉克娜介绍说这位是公证人。

老人大声说,请大家注意,前方有一块幕布,等会儿拉开,就能见到墙上文物,两位参与者不能靠近,仅凭眼力对墙上文物作一个点评。比赛规则很简单,看谁回答得快而准确,主人已经给出预设答案。我宣布第一个回合,李先生唱陪,原来是这玩意儿,心定了许多。

有人叹道,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比赛。比眼力也可以娱乐化。

公证人道,参与者必须听我口令,否则算违规。克拉克娜把李茗沁、太平引到小收藏室门口,地板上有两个标记,克拉克娜示意他俩必须站在这个标记上面,不能挪开。

随着一块绿色幕布被拉开,一个大型博古架展现在眼前,摆满了瓷器,约有五十多个。公证人道,花五分钟时间,挑选一件级别最高、价格最贵的,看准挑选哪一件,每件瓷器上有标号,两位在指定位置指一下报一下号就可以了。有人说,这一招很损,没有眼力,很难混过去。指错一件,就出丑了。

天花板上高支光射灯一下子照亮,众人哇了一声。瓷器更清晰可辨了,唐三彩、唐花釉、寿州窑执壶、明清瓷器……

公证人说,我数十个数……五、四、三、二、一!开始!

蓬帕杜夫人的珍藏

程庸

